

民俗文化

永定河大兴房山段考察散记

《永定河传说》是石景山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,也是永定河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进一步保护这一项目,更好地传承发展,石景山区非遗办公室分年度、分阶段对永定河流域进行实地考察。2010年,考察了河北省涿鹿黄帝城、北京市门头沟区沿河城、三家店、琉璃渠村,2011年又考察了永定河石景山段,2012年的11月2日和6日,区非遗办公室又组织历史、文物、民俗专家和业务人员,对永定河丰台、大兴段进行了两天实地考察。

大兴段——糠帮沙底古迹遍

2012年11月2日,我们一行11人,分为专家和业务人员两个组(专家有于书江、李新乐、门学文)前往大兴区文管所。文管所后院收藏的上百件古碑石刻,引起了随行专家们的兴趣。文管所的同志详细介绍了每件石刻的来历、年代、用途及重要价值。

随后,我们考察位于庞各庄镇赵村南1公里的永定河神庙碑,这块碑是永定河历史上重要的碑刻,也是我们此行考察的重点。一路上,永定河故道若隐若现,不时出现一些古渡口,如刘家铺、十里铺,还有不同时代留下的刹水坝遗迹。半小时后,永定河神庙碑出现在我们眼前,只见它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。文管所侯所长介绍说,永定河大兴段不像石景山区和丰台区的石卢段铜帮铁底那样结实,是有名的糠帮沙底,历史上经常在这里决口,主要因为本地的土质疏松多沙,不适合修建坚固的大堤,倒适合种浅层喜欢沙土地的植物,如果树、西瓜、红薯、花生等,比别的地方格外甜。他说,乾隆三十五年(1770年)这里再度决口,朝廷出资派河工用砸桩挂柳再放芦苇的办法修堤,因为沙土挂不住泥。大堤合龙后,清高宗龙颜大悦,为“祈祷河神、安澜佑民”建永定河神祠,民间俗称龙王庙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,乾隆视察永定河时驻跸此祠,并题御制碑。可惜的是,河神祠早年废圮,仅留下一座乾隆御制碑。

我们来到碑前,发现石碑面南背北,高

2.9米、宽0.94米,碑首浮雕二龙戏珠图案,边框凸刻回纹花边,碑阴阳面分别镌刻乾隆御笔诗章,记述了该处决口、以菱薪(芦苇)拦洪、培筑新堤的历史。这块碑是当地村民与永定河水患进行斗争的见证,也是永定河百里长堤的重要古迹之一。尽管永定河最后一次发大水在1958年,此后数十年断流,但是永定河水务局对这一段旧河道始终不敢掉以轻心,用当地人的话说,是“没水也得当老虎防着”,可以想见这个地方在河防史上的重要性。

离开了永定河神庙,我们又驱车赶往另一处河防重地——求贤坝,顺道考察了尚未开放的雍正奶母恭勤夫人墓,其牌楼、石刻非常精美。求贤坝是清代建造的永定河溢洪工程遗址,是在永定河大堤上建造的出水口,水口两边筑造坝墙,因离求贤村较近,故称“求贤坝”。又因出水口形状像簸箕,又称为“簸箕口子”。《永定河志》记载:“簸箕口外原为古河故道,康熙二十七年(1678年)疏浚河道时,挑直筑堤,此河故道废于堤外”。乾隆四年(1739年)在这里修建草坝,用来夏季泄洪,以减弱水势,保护永定河大堤。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又改草坝为灰坝。原来堤上建有汛房、碑亭等,逐渐塌毁了。1984年第二次文物普查时,在坝址西辛庄村内发现三块断碑,一为刻有乾隆“上谕”字样的断石,一为已断为两截的同治时期“重修求贤坝”的碑记。同治年间的碑文记述了重修所需银两及工程各个部位的数据,现遗址基本保留了这个时期的面貌。光绪二年(1876年)又重修求贤坝。

整个遗址处于永定河大堤外沿,两坝墙基本保留完好,西墙保存最完整。从文管所的第三次文物普查数据看,该墙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,长17.5米,墙前沿最高点至地面4米,两坝墙之间水口宽69.3米,灰坝墙是采用石灰、粘土等混合料分层夯实的做法,每层0.18米,共22层,现保留的坎墙尺寸与碑文所记尺寸变化不大;出水口前沿底部也用同样混合料夯实而成;内沿工程如未破坏,则可能被掩埋于堤下。求贤坝对研究永

定河河床、大坝变化具有重要的历史、科学价值,大兴区拟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抚摸着坝墙,不禁慨叹,百余年来风吹雨淋,坝墙、水口仍然这么坚固,不得不佩服我们祖先的伟大!

我们来到了大兴著名的梨花村。村书记寇殿荣自豪地说,每年春天,梨花盛开的季节,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,这里人山人海;每年秋天,这里的各种梨果成熟,又把城里的人吸引到这里采摘,也是车水马龙的,梨花乡人靠着祖先种下的“金把梨”富起来了。寇书记送给我们每人一套《梨乡传说》,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好资料,也是寇书记30多年的心血之作,书里有很多关于永定河的传说,真是不虚此行!

到了盛产“金把黄”的梨园。寇书记指着一棵老梨树,说它已经四百多年了,仍旧枝繁叶茂,最高年产量曾达到2000斤,是梨树王啊,挂的果就是当年进贡皇室的贡梨。梨园中央,矗立着两块石头,上面仅仅刻了374个字,极其简练地道出了梨花乡、贡梨以及“金把黄”的历史及三个传说故事,这篇大作竟出自年逾七旬的寇书记之手!

返回的途中,侯所长带我们走访了团河行宫。团河行宫在黄村东金星乡团河村,是清代皇帝前往南海子行猎时修建的四所行宫中最豪华的一座。行宫始建于乾隆四十二年(1777年),占地500亩,因近在天子脚下,被专家定为“皇都第一行宫”。行宫内建有军机处和皇帝理政的殿堂,璇源堂为皇帝接见王公大臣、批阅奏章之处。当年乾隆和后世帝王都经常下榻团河行宫,为了皇帝能睡个安稳觉,这里留下了青蛙和蝈蝈晚上都不叫的传说,都是御封的。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,慈禧太后西逃途中曾下榻团河行宫,随后行宫遭列强焚掠。民国时期,团河行宫遭国民党军队破坏,七七事变后,又遭日军飞机轰炸。如今,除御碑亭和翠润轩幸存外,宫内地上文物全部被拆毁。1985年团河行宫被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侯所长介绍说,近年政府投资近千万元进行保护,将来湖里要蓄水,原来古建都要原址复建。

房山段——植树护堤金门闸

11月6日,我们又来到房山区窑上村附近的金门闸考察。金门闸位于永定河右岸,创建于清康熙四十年(1701年),最初是草闸,作用为引牯牛河水入永定河借清刷浑。后来因为河底淤滞,高于牯牛河,原闸的作用也就消失了。乾隆三年(1738年),移建减水石坝于现在位置,名字仍沿用旧称。永定河水性湍急,河水浑浊,时间长了沙泥淤积河床增高,需要隔几年清理一次河道,其间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、道光四年(1824年)、同治十一年(1872年)均为大修,乾隆皇帝建议将柳树种在河堤内,能更好护堤。宣统元年(1909年)重建金门闸。在闸的南坝台现存清乾隆题堤柳诗碑及《金门闸淤淤碑》、道光《上谕》碑、同治《重修金门闸减水石坝记》、宣统元年《重建金门闸记》碑5通。金门闸共15孔,南北长100.6米,为保卫永定河两岸百姓的生命财产曾发挥过重大作用。1937年,改南端2孔为铁闸门,作农田浇灌用。金门闸如今虽废弃,但它的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非常高。2006年5月25日,金门闸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从残存的金门闸遗迹看,依旧气势宏伟,建造精良。听看守石碑的李金花老人讲,几块石碑原来不在房子里,是移过去的;闸边上原有河道总督的衙门;闸上铺板,人能从上面过,用辘轳、螺丝绳绞上去控制水量;水闸墙是米汤和灰做的,否则粘不住;原来河两岸大堤南北各有石卧牛和石兽一对,都是脸对脸,后来北石牛被盗,南石牛收藏在文管所,石兽有一只据说埋在了马路下,另一只不知去向。

本次考察,搜集了大量与《永定河传说》相关的民俗、历史,以及永定河神庙普查图文资料,考察了上百件石刻、3处有关永定河防洪遗址、2处文物古迹、5个古村落,收集了梨花乡、金门闸、娘娘庙等地传说故事近百个,拓制了金门闸《乾隆堤柳碑》等实物资料。丰富了《永定河传说》,为非遗项目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。苗天娥/文 刘宣明/摄



神廟碑



求賢坝



梨花乡



金門闸

民俗文化

永定河沿岸农历六月六日旧俗

农历六月六,是民间祭祀女娲炼石补天的日子,民间多称她为女娲娘娘。届时,京城和四郊乡间晾晒衣服和刷洗牲畜的皮毛。据明代《宛署杂志》记载,六月六,各家取水收藏,以造酱醋,浸瓜茄。水取五更汲者,即久收不坏,曝所衣服。这一天,朝内亦晒蚕驾。

又据明朝沈德符《野获编》中记载:“六月六,内府皇史晟奎列圣实御制文大集大函,防霉发故。居家百姓纷纷效尤。”在这一天晒衣服不生蛀虫,家畜洗澡不长虱子。因此代代相传。六月六这天,永定河两岸的人们

把猫狗也轰赶到河里洗澡,祛瘟热,洁皮毛。两岸的人把六月六俗称为猫狗及牲畜的生日,据传它们是女娲娘娘在这一日化育出来的。

这天,两岸的人们还早早起来,吃过早饭,拆完被褥、棉裤、棉袄等,挑上木桶,带上木盆、棒槌,并带上孩子,去河边洗涮。洗涮前,要点上三柱香,对着大河插在河滩沙土包上。然后才能开始洗衣服。是为祭祀女娲娘娘。

旧时,河两岸的人们把女娲看成是一位名气最大的女性神,始祖神和创始神。据有

关资料记载,女娲娘娘一日七十化,化生、化育,每天都要化育出许多东西来,以至包括人类和各种家畜。她就成为了一位在民间广泛而永久崇拜的神祇。老人们还在家里挂上她的画像点香上供,予以祭祀。

六月六,河两岸的人们除了拆洗衣物,还要把自家的大牲畜如马、牛、驴、骡、骆驼等牵到河里,在它们的生日里为它们洗浴。目的是将身上的泥土刷洗掉,说是它们在一年里无灾无病。

当天,河两岸的人们还和很多忌讳。比如,忌讳妇女回娘家;这天若是阴雨天,主秋

季有水灾,使牲畜瓜果蔬菜受损。谚语说“湿了龙袍,淋破蓑衣”、“六月六阴,牛羊贵如金。”

在京城,还有六月六洗象和洗马的习俗。《帝京景物略》对明代洗象的描述说“三伏日洗象,锦衣卫管以旗鼓迎象,出顺承门,浴响闸,象第次入于河也,则苍山之颓也,额尔昂回,中贵人用仪仗鼓吹导引,洗马于德胜桥之湖上,三伏皆然。”

六月六日,在永定河两岸人家家庭祭祀、河边洗衣服、洗刷牲畜三项活动都与祭祀女娲娘娘密切相关。侯敬德

